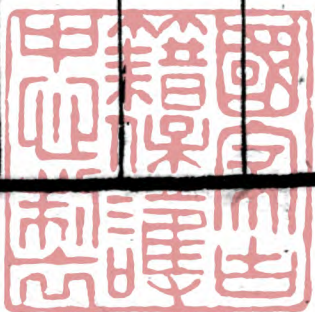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一

題跋

歐陽氏詩本義跋九則



新臺蘧蔕戚施鄭傳釋蘧蔕爲口柔戚施爲面柔  
歐陽氏引國語晉胥臣對文公言蘧蔕不可使俯  
戚施不可使仰似爲有據但鄭以此指宣公蓋二  
者本是惡疾國人惡宣公故以惡疾刺之歐則謂  
指國人云過其下者多仰面視之又或俯面不欲  
視之第思如此解與上文燕婉之求一句語氣如  
何接而得此不殄四字如何解乎且國人惡宣公

乃反詈他人之惡宣公者以惡疾有是理乎  
氓三章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至黃而隕又喻  
男意易衰鄭以桑未落為仲秋時又謂鳩非時而  
食甚歐駁之云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仲  
秋安得有甚子案周仲秋今六月也乃桑甚正茂  
之時耳歐誤

本義云鴟鴞篇見於書金縢最可據而康成箋與  
金縢特異子竊繹之鄭箋與金縢正相合未嘗異  
也歐自誤解金縢耳子前作金縢傳說辨已詳言  
之歐云鄭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

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  
何疑而流言不通一也子案聽政固是常禮但管  
蔡斯時結連武庚包藏禍心其於周公方有可取  
而代之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豈必真疑周公有  
不利孺子之事而後流言乎管蔡之罪甚大故周  
公誅之若其心因周公攝政真疑將不利孺子而  
有是言則不過一無識之愚人耳乃決計殺之乎  
然則歐斥鄭不通者非也又云鄭謂二叔流言周  
公避居東二年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不能  
臨政耳若已能臨二年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

攝不通二也予案避居二年積誠以感之作詩貽  
王微言以曉之王心固已稍悟又得金滕之書感  
風雷之變王方且大悔而迎周公何奪之有然則  
歐斥鄭不通者非也又云諸儒用爾雅謂鴟鴞爲  
鷓鴣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又謂鷓鴣爲巧  
婦失之愈遠予案鴟鴞鷓鴣巧婦正一物而異其  
名也歐公未免少所見多所怪矣詳予尚書古文  
後案

本義云伐木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  
父則此詩文王詩也伐木庶人賤事不宜爲文王  
詩且文王之詩雖令汎言凡人猶當以天子諸侯  
事爲主今每以伐木爲言是以庶人賤事爲主豈  
得爲文王詩予案文王之詩言伐木何害若以此  
遂疑爲庶人詩則雅詩之中不當忽間以一篇庶  
人宴飲閑詩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  
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  
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據此則此詩之稱謂其非庶  
人也明矣周禮地官云舍人祭祀共簠簋冬官疏  
云祭宗廟用木簠天地用瓦簠劉彞云簠八則籩  
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何楷云禮有饗有食有燕

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食  
禮無樂有飯有殽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畢  
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詩言肥牡  
肥羜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  
是有飯有殽則同於食言有酒滑我無酒酤我是  
無算爵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  
據此則此詩之儀節其非庶人也又明矣

雨無正序與毛公皆以爲幽王鄭以爲厲王歐於  
十月之交小旻小宛皆從毛爲刺幽王於此詩獨  
曰考詩七章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及無罪之人

淪陷非辜自二章下皆言王流於彘已後之事予  
案浩浩昊天一詩亦當從毛爲刺幽王正大夫離居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離居者  
避去而居於外也責諸臣因幽王昏亂畏禍避去  
但知自全之計而不肯復歸擁護王室觀犬戎殺  
幽王於驪山下曾無一人入援則當日孤立之勢  
可知詩人蓋預憂之而爲是言也故末章呼離居  
者謂之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言我勸  
爾復遷歸王都爾輒以未有室家爲辭王都者指  
幽王所都而言若謂責大夫諸侯不肯從厲王出

居彘則所謂王都將何指耶所謂昔爾出居者豈以其不從王在外而反謂之出居耶范祖禹曰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據此則離居者乃全軀去國之人而莫肯夙夜朝夕者乃苟生遠害之義也於不肯從王居彘之意豈有合乎

生民詩毛謂姜嫄帝嚳高辛之配高辛爲天子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禘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見於天將事齋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避之云

云本義駁之云姜嫄從高辛祀郊禘而生子則是人道而生矣有何爲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禘而生契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爲異其後生稷豈特駭而異之乎予案毛說未允歐駁之是也但欲據先生契未嘗爲異以駁毛則不足服毛之心契稷雖異母歐亦何據而知先生契後生稷邪以予考之履帝武敏歆斷從毛說至其所以棄之之故則近日常熟陶貞靖晚聞存稿云稷之致棄經固明言之諸儒

特未察耳經曰先生如達注但云易生而不知其所以易又未悉其初生之狀愚反覆推求質之牧豎而後得之凡嬰兒在母腹有物裹之所謂胞衣是也臨蓐時其衣先破兒體少舒手足漸欲動搖故生之難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母爲破之故其生易稷生如達蓋藏於胞中形體未露也是以無啼聲及轉徙數處鳥去而呱蓋至是始離於胞然則前此疑而棄之乃人之常情又何怪乎此說新而確發前人所未發宜從之

本義鳧鷖涇沙渚滾疊皆水旁爾鄭曲爲分別皆臆說也予案五字之義各異諸家字書詳矣不得概云水旁

本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鄭引禮祭於奧旣畢改設饌於西北隅神之來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衍說也予案鄭以屋漏與神格聯合解之者蓋因戴記引此詩以証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之說故耳

本義云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曰於皇來牟毛但以牟爲麥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

今文尚書僞泰誓文也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麥俱來生民曰誕降嘉種毛謂誕降者天降也鄭云天應堯之顯后稷爲之下此嘉種蓋毛鄭於生民已爲天降四穀之說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泰誓三篇得於河內女子有白魚赤烏之事魯共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初無怪說然則白魚赤烏甚爲繆妄牟者百穀中一穀故孟子亦言麩麥然言麩又言麥則非一物蓋麥類也學者以麥不當有二名因以麩爲大麥理尚可通若謂來牟爲麥則非爾爾雅釋草載詩所有穀名甚多獨無來謂之來牟是毛公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爲麥可知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闕其不知可也來牟之義旣未詳二篇之義亦當闕其所未詳予案牟麩古字通用歐旣自以牟爲麥類矣又以來字之疑而謂來牟爲非麥又欲因來牟之疑并缺思文臣工二篇不解其論迂陋不可從

讀詩大雅崧高篇書後

申伯初無功德徒以姻婭屬籍封之大藩特命召伯爲之營邑於謝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勞費甚矣卒之申伯之後爲申侯召戎



殺幽王驪山下外戚之禍於是爲烈漢恩澤侯表  
云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蓋王氏五侯而漢亡申  
伯侈封而周亡矣尹吉甫周大臣也申伯封賞之  
濫不爲救正反作詩美之彼惑於後妻使其子伯  
奇衣苔帶藻作履霜之操不能齊家又烏能忠國  
也然其送仲山甫也明著其德之美獨於申伯以  
爲嶽降神而生其美之者浮而無實王纘王命王  
錫王遣王餞重複其詞徒以侈陳其加恩無已云  
爾夫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而營邑於謝築城於齊  
韓侯娶汾王之甥則亦賜予無算加意戚畹如是  
非祖訓矣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  
而貪天禍觀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諸詩及傳  
記不藉干畝敗于姜氏料民太原立魯武公少子  
戲殺杜伯宴起而姜后請愆等事亦略可見而封  
申伯尤失之甚者

讀史記三代世表書後

褚少孫補史記于三代世表末忽綴一段稱大將  
軍霍光爲黃帝後素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  
侯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  
婦生光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爲后去病以后

姊子貴任光爲郎可謂瑣瑣膺仕不足道也少孫  
因光擅權爲此言以貢諛遙遙華胄至推爲古帝  
王苗裔抑何妄且陋哉

讀陳平世家書後

陳平小人也漢得天下皆韓信功一旦有告反者  
閻左蜚語略無證據平不以此時彌縫其隙乃倡  
僞遊雲夢之邪說使信無故見黜其後爲吕后所  
殺直平殺之耳迨高祖命即軍中斬樊噲而平械  
之歸信吕氏所忌也故平殺之噲吕氏之黨也故  
平活之平其陰附吕氏哉且平六出奇計而其解

白登之圍特圖畫美人以遺閼氏計甚庸鄙又何  
奇焉

讀范睢傳書後

白起破趙長平詐坑其卒四十萬自謂建不世之  
功孰知范睢已伺其後傾而殺之天道惡殺而好  
還豈不可懼哉若睢亦小人之尤也夫起在秦則  
可謂勞臣矣睢惡其偏已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蓋  
自古權臣欲竊人主之威柄雖有良將在外務掣  
其肘使不得成功甚且從而誅剪之其但爲一身  
富貴計而不爲人主計有如此者夫惟英君在上

西莊如存稿 卷二十一  
權統于一則良將得以展其長而成功易如睢之事足以鑒矣

題後漢書後

趙明誠跋學生題名殘碑謂後漢無二名者碑多二名以此辨其非是予考後漢人名兩字者惟蘇章族孫名不韋梁商子名不疑與古人同名當是別有所取任文公謝夷吾公沙穆樊志張費長房薊子訓計子勲上成公解奴辜王和平皆方術傳中人耳

又

此書內補入司馬彪續漢書志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爲范氏書誤也又此志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疑以司馬志補范書即劉昭所爲故後人題之如此乾隆四年翰詹諸臣校本刻于武英殿者則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闕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志無闕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予所未詳姑再考之又天文志第三卷通卷無注必係亡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無注其爲亡失更屬顯然蓋五行志多伏生鴻範五行傳

文劉昭于貌言視聽傳皆采鄭康成注獨此卷思  
傳劉注亡鄭注亦因之遂亡也

讀三國志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  
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  
者以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  
將顏良于萬衆之中遂解白馬之圍此豈公之所  
以爲國士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  
曹爲公義舉豈知公之心者哉

又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  
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  
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  
下之用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謖  
誤於用謖不得其當耳謖幼負才名以荊州從事  
隨先主入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  
謀心戰之說亮旣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  
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  
鋒統衆在前以運籌決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  
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教倉以給

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五代史

自薛居正序次五代以明宋所承五代史及通鑑因之愚謂朱溫篡弑之惡千古未有史家不當輒予天祐四年溫僭號開平而河東節度李克用仍稱天祐鳳翔淮南亦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唐號未絕以溫繼唐不如以克用繼唐也廢帝清泰三年十一月自焚死明年即南唐烈祖昇元元年以石敬瑭繼後唐不如以烈祖繼後唐也自是以下及開寶八年李氏滅始繫宋則名正言順矣朱子綱

目未敢顯著其失仍列爲五代然于梁先標晉吳特稱唐號迨後唐旣亡乃標晉漢周之號于前而于南唐改元獨各稱其廟號是亦可知朱子之意矣陸游于烈祖元宗後主皆稱本紀意與朱子同而戚光注馬令書有云清泰方絕昇元已建天命人心無絕也楊維禎亦曰宋統繼唐優于繼周李槃世史類編說並同皆是也且歐陽氏之前固已有先爲是說者矣太宗命李昉編前世年號爲一篇昉以梁爲僞不宜爲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昉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爲前後又司天所用

崇天書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去梁所建號其說皆是也歐陽氏乃斥之而以亂臣賊子爲正將何以扶綱常而存名教乎後之作者所當竊取朱子之意急爲改正焉可也

讀王彥章傳

士以節義爲重節義以順逆去就爲斷朱溫篡弒之惡千古未有王彥章爲之盡力以死可謂不善擇主者矣蓋溫賊也彥章忠乎賊者也歐陽子修五代史爲之作傳足矣乃必特立一死節之目褒譽鄭重而他日作畫像記尤津津不去口不已過哉

跋東都事略

陸象山疑太極圖非周元公作然潘興嗣與元公爲友志其墓已及此書則可信矣獨怪王季平作東都事略于元公傳獨不及太極圖隻字此亦似別有所見非偶遺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讀宋史歐陽修傳

此傳云夏竦欲誅保塞脅從者二千餘人夜半屏人以告修修止之蘇子由撰神道碑則與修謀誅保兵者富文忠公弼也竦最惡修安肯與之密議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一  
當以神道碑爲正

讀通鑑綱目

綱目改通鑑斥魏帝蜀誠屬定論第此論習鑿齒已爭之見晉書本傳不始于朱子也漢絕而復續則黜新莽魏滅蜀後禪晉前尚有二年予晉則已蚤不予晉則無所繫此通鑑不奪魏之意邪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一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三

題跋

跋文選補遺

右文選補遺四十卷元陳仁子撰仁子字同甫茶陵人廬陵趙文儀可序稱同甫少閱文選即恨其紕漏以爲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

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以為詔令人主播告之典章  
奏疏人臣經濟之方略不當以奏疏先詔令此論  
頗確其受業甥零陵郡學錄譚紹烈跋稱已刊者  
此書外尚有牧萊脞語三十卷今不傳此書與玉  
臺新詠及章樵古文苑並足羽翼昭明綴文之家  
所宜兼覽也

跋李義山集

史稱義山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蓋因義山始受知  
于令狐楚楚與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朋比排李  
衛公王茂元與衛公善愛義山才以女妻之僧孺

邪黨共嗤義山為忘恩作史者遂摭入之然衛公  
功名之士相業頗有可觀太牢令狐鼠肝蟲臂義  
山不肯阿附正見持正未可遽非其後又為鄭亞  
判官亞坐衛公黨貶循州義山相從嶺外至三年  
之久其篤行如此猶得目以偷合無行耶

又

井泥西郊諸作筆力雄肆與他詩不類蓋義山之  
才能為李杜而耻于蹈襲前人故又自變一家者  
也絕句云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  
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李杜操持事略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二  
齊三才萬象各端倪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  
惑曙雞王楊沈宋儷青妃白之技一筆抹倒眼明  
手辣特舉李杜極力推尊知其宗法有在矣楊億  
輩強作解事與飛卿柯古並稱不亦誣乎

### 詩式跋

詩式五卷釋皎然撰見新舊書志志稱皎然姓謝  
靈運十世孫晁氏讀書志陸氏研北雜志亦云與  
智永爲右軍後懷素爲錢起從子正相類今觀此  
書以康樂公爲詩中日月且言文章公器豈敢有  
私知爲靈運裔也漢人有無名氏古詩不下數十

首文選取其十九而後人多臆揣某篇出某人皆  
未足信玉臺新詠以其八首爲枚乘作然八首陸  
機擬古十二首皆有之並摘取首句爲題與今日  
良宴會青青陵上柏明月皎夜光諸篇古今同以  
爲無名者並列而無別宋南平王鑠代古四首其  
三皆王臺所云枚乘者而亦與孟冬寒氣至並列  
則文選之概以無名信也又鍾仲偉詩品謂古詩  
源出國風陸機所擬十二首驚心動魄幾乎一字  
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諸篇頗爲總雜疑是建安  
中曹王所製繹鍾之意亦以機擬者爲無名可知

玉臺似未足據矣李善云古詩或云枚乘詩云遊  
戲宛與洛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觀此又似  
當時以十九首並爲乘作者劉勰又以孤竹一篇  
爲傅毅作至皎然又以青青河畔草爲蔡邕作則  
更謬矣蓋古辭飲馬長城窟行玉臺以爲邕作其  
首句偶與此同故致誤耳

跋葉水心集

獨孤及至之毗陵集有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  
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至之作志尚書右丞長樂  
賈至幼鄰作銘蘇許公瓌墓碑盧藏用作序張說  
作銘華嶽廟述聖頌達奚珣作序呂向作頌皆一  
文而兩人共爲之水心作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  
兩人共一銘真希元跋永嘉葉公著作正字二劉  
公志銘二劉亦同一銘者此文章之變例王止仲  
所未及舉也

陸君實輓詩跋

右鈔本陸君實輓詩一卷龔開聖與輯詩凡二十  
九首作者一十三人聖與首倡外爲方萬里回鄭  
疇叔範龍觀復仁夫湯子文炳龍盛中文彪尹聖  
子應許俞宗大德鄰宇文子敬叔簡郭元德景星

仇仁近遠侯正卿克中方韶卿鳳萬里仁近有集  
觀復有易傳韶卿詩見謝臯羽天地間集及金華  
遊錄中其餘諸公今人能舉其名者鮮矣

樸村集書後

張先生諱雲章字漢瞻以例監生數應京兆試不  
見錄用薦纂修尚書傳說彙纂書成議敘不赴卒  
于家少與先大父卓人先生同受學于陸菊隱徵  
士集中有王卓人家藝蘭一種特異花心皆淡碧  
色爲賦詩云云蓋先大父僑居黃歇渡先生過訪  
而作先母張淑人爲先生從妹惜子生晚不及承

其議論嗣君揆方字同夫窮老不遇先生遺書恐  
將散軼而菊隱後尤衰落所撰著尠有存者我邑  
在勝國時崇尚樸學不染王李俗氛蓋自宋末以  
迄明初天下文章在浙東自明嘉隆間以及本  
朝天下文章在嘉定太原閻百詩與劉超宗手簡  
願與同志感奮興起紹明古學直追金華嘉定諸  
先生之遺風其爲閎雅君子所重如此近日老成  
凋喪後生小子視鄉先正之緒言棄若芻狗而俗  
氣浸淫薰入骨髓不可復拔展讀此集爲之三歎

跋趙氏嘉定志

嘉定志向有都穆龔宏楊旦韓浚諸家此爲餘杭  
趙昕續修雖嫌蕪蔓文獻略備然如袁山松爲吳  
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扈瀆城被害事見晉書  
袁瓌孫恩二傳元僧如蘭明上海顧彧詩誤作袁  
崧趙氏因之高郵張天永長年避地嘉定有雪篷  
行稿江陰張端希尹有溝南漫存稿趙氏以溝南  
亦天永著並誤集仙宮現存宋碑一元碑三護國  
寺圓通寺現存元碑各一趙氏遺闕馬愈以欽天  
監天文生中天順癸未會試甲申始廷試以癸未  
試日場屋火改八月會試故今志作甲申高佑鈺  
薊止雜鈔作癸未皆是也

又

嘉定本唐崑山縣東境之膠城鄉宋時嘗掘得唐  
膠城鄉莊府君墓銘見縣志今石已不存矣說文  
云膠燒種也引漢律膠田苾草廣韻膠在十八尤  
力求切田不耕而火種也漢丹水丞陳宣碑有膠  
民胡訪膠民即耕民耳吳君高越紐錄云吳北野  
禹櫟東所舍大膠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吳北  
野胥主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而楊  
億送許洞歸吳中詩云洞庭霜橘膠田粟吳之有

膠田其來久矣但越紐所云二處膠田皆吳之北野而我邑在吳東未可即以爲吾邑膠城也

### 跋續齊諧記

梁吳均續齊諧記一卷元吳郡陸友跋云齊諧志怪蓋莊生寓言今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此說蓋本文獻通考案廣韻云宋有員外郎東陽無疑撰齊諧記七卷亦見新唐書藝文志均續東陽氏之書馬端臨及陸氏說非也

### 跋說鈴

鈍翁說鈴琅邪王士祿子底爲序侯官林佶手錄

近奉天鮑鈐知長興縣事刻于縣齋鈐亦工詩刻有道腴堂集三十卷此書所記皆一時逸人勝流遺落聲利高自標置之語閻潛止見而詬曰羣兒自相貴耳然鈍翁出處雅著恬退聲康熙己未以宏詞被薦時崑山葉子吉侍郎寓書大冶余佷廬相國國柱以鈍翁賦性簡逸素耽巖棲此番恐不復有出山之志宜爲敦促庶幾惠然肯來余荅書云不須勸駕已做裝矣翁終身病之文集無一言及詞館時事蓋其矜尚如此

### 廣德山行題名

廣德州在春秋爲桐汭左氏傳楚子西子期伐吳至桐汭卽此汭乃水曲桐水名也岳珂九月八日桐川道中云隨分秋光關節物桐川道上看黃花是已定公二年桐叛楚杜解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此則在江北或以爲卽桐汭非也其地東至長興西南界宣歙北至江衆山環之中央獨平衍山水頗秀異丁卯十月杪泊四安鎮登岸山行七十里抵州署謁房師長清曾先生尚增留信宿歸仍取故道憇九里岡下時宿雨新霽嵐嶂如畫惜地僻四方賓客所不至故稱述者少覽近時

李國相州志甄綜疎略文筆卑冗可咤也聊書于壁以諗後遊者

謁秦伯廟書事

庚午秋同王昶琴德曹仁虎來殷謁吳秦伯廟廡下有石刻迎享送神辭三章宋秘書丞龔頤正撰淳祐壬子仲秋重刊承議郎新添差太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陳信伯書其辭載范致能吳郡志有云蘭栢兮枿桂句法本之楚辭吉日兮辰良昌黎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也頤正本名敦頤避光宗諱改和州人曾祖原爲秦陵實

西華女存稿 卷二十三  
錄院官故家多藏書撰元祐黨籍列傳譜述及特  
命錄符祐本末見宋史志

記打戣

江船遇下水能逆風使帆蓋帆力借風勢由南岸  
抵北復由北岸抵南往返不覺而日行百餘里舟  
人謂之打戣盛宏之荊州記云宮亭湖神能使湖  
中分風而帆南北蓋自古有此夫舟人逐利鬥捷  
似無足怪然毋乃近于行險徼幸者與君子循理  
奉天風順則帆風逆則靜守而已矣

赤壁紀遊

辛未九月七日泊黃州城下遙望峭壁背城而瞰  
江崖石皆赤色與楓林相映戴綸長曰此非赤壁  
耶遂循黃泥坂振衣而登其上有二賦堂于清端  
公成龍題扁又有張公鵬翮暨知府事汜水禹殿  
鰲通判河東賈鉉諸刻延眺移時各賦一詩以八  
分題于石上者王鳴盛也

書黃鶴樓壁

乾隆十七年二月八日同綸長宿武昌城外觀音  
閣閣在黃鵠磯下磯上即黃鶴樓明日相與登樓  
展眺碧窓朱拱縹緲半空凭檻披襟瞰臨無地萬

里江山在指顧間矣亭午陰雨歸寓雨益大挑燈  
愁坐僧人供脫粟飯夜聞樓上風動金銀鐺聲與  
雨聲相間竟夕不能寐晨起有表弟周南棧如自  
湘鄉來訪予逆旅悲喜相兼復同至樓上茶話感  
華年之徂謝悼旅迹之羈孤汚然有懷遂書于壁

天門山題壁

壬申二月廿六日泊舟西梁山薄暮陰雨予興發  
冒雨登之此山一名博望山與對岸東梁山對峙  
故又名天門太白詎天門中斷楚江開是已亂石  
峻嶒坡陀犖确攝衣至絕頂約數百丈陡峭直插  
大江中形勝之壯煙雨之奇春物之秀水田之美  
皆可攬也有小菴甚庳狹亦無題榜同綸長小憇  
聊書于壁以記歲月

馬鞍山錄

癸酉夏六月望微雨登馬鞍山山得名以形似俗  
亦稱崑山案崑山本在華亭陸士衡所謂彷彿谷  
水陽婉孌崑山陰是已梁大同元年析婁縣置崑  
山縣建治山北唐天寶十載吳郡太守趙居貞奏  
割嘉興海鹽及崑山南境爲華亭移崑山治馬鞍  
山陽于是遂以馬鞍爲崑山而華亭之山反稱小



崑山唐宋時山下皆湖建炎間宣撫周望失印于羣豕峰南築防屏水遂爲田見夷堅志凌萬頃邊實志云在縣西北三里今去縣僅一里蓋縣治移耳東妙高峰西一線天北鳳凰石南文筆峰皆絕勝處周涇林太僕更文筆峰名紫雲巖謂爲一山之最舊有慧聚寺寺有張愛兒塑毗沙門天王像蓋嶼山圖孟郊張祜王安石詩石刻淳熙間寺燬于火元宋褰過崑山州城西小寺院浣溪紗詞賦景蕭寂蓋舊觀猶未復也歷明稍事修葺又補刻三公詩嵌準提閣壁比予至則寺又頽落草木皆

重舊蹟皆無存惟一石鑱明正德間巡視江南水利工部郎中上虞朱袞詩而已山東南麓爲劉改之墓改之事迹略見呂大中楊維禎墓表暨詞苑叢談諸書其詩刊入陳思臨安府棚北大街書籍舖六十家小集晚客崑山令潘友文幕卒葬于此就東齋僧舍立祠元合肥潘純子素有詩紀之明初呂誠敬之亦有陪館士秦文仲陸良貴奉省臣諭祭龍洲先生墓詩時祀猶不廢今則荒圯敗瓦一坏僅存矣憶昔雍正壬子予年十一登此山賦詩云西來山脉盡東去海天高茲來忽廿餘年矣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三  
周覽之餘憇僧舍緇王侍御峻所輯縣志舊聞頗  
多放失聊爲掇拾書之壁間以待續修志者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三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四

題跋

跋房彥謙碑

碑云彥謙高祖法壽魏東冀州刺史諸史俱作冀  
州謚曰簡侯魏書及北史俱作敬侯又北史法壽  
傳賜爵壯武侯子伯祖襲例降爲伯碑雖不言其  
有例降事而其云祖翼襲爵壯武伯卻與傳合若  
隋書本傳云曾祖伯祖祖翼並襲爵壯武侯則誤  
矣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四  
跋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銘

珍州之名考舊史地理志貞觀中開山洞置溱州及榮懿扶歡二縣屬焉置珍州及夜郎麗臯樂源三縣屬焉夜郎有隆珍山因名新史則無珍州但于溱州夜郎下注元和二年廢珍州蓋珍廢故改屬溱也舊史猶並列二州不及新史之確而皆無所謂榮德縣者蓋珍乃溱之誤榮德榮懿之誤也又稱師亮起家左春坊別教醫生考百官志左春坊藥藏局有郎丞侍醫典藥藥童無云別教醫生者師亮微冗所得官職殆皆附託虛僞非真授者故其誤如此觀其字曰永徽并本朝年號亦不知避其妄可見矣

跋易州鐵像頌

盧暉字子晃自尚書郎出爲易州刺史造鐵佛像校書郎王端序其事蘇靈芝書其末并述增置三縣舊書載開元二十三年刺史盧暉奏分易縣置五迴縣于五迴山下又置樓亭板城二縣新書略同並與碑合又云盧君遷于瀛田君至自靈蓋代暉者田仁琬其德政碑予亦有之亦靈芝書新書又言瀛州有長豐渠開元二十五年刺史盧暉自東城平舒引滹沱東入淇通漕溉田五百餘頃是

西莊如存  
卷二十四  
暉在瀛政又足紀也此碑開元廿七年立暉去易  
久矣

跋楊珣碑

唐楊珣碑元宗御製并八分書太子亨奉敕題額  
案其文珣字仲珣右相國忠之父卒于開元五載  
二十七載葬于岐陽天寶十二載重贈武部尚書  
追封鄭國公碑當立于是年舊唐書天寶十一載  
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通  
鑑正月作三月唐六典不載此事新唐書則漏去  
武部之文又以憲部爲司憲亦誤也以予所見唐

碑之稱文部武部者內侍孫府君墓志銘行文部  
常選申堂構撰多寶塔銘武部判官徐浩題額是  
已考胡三省引鄭審天寶故事謂國忠本張易之  
之子史及通鑑皆云國忠爲易之之甥今此碑云  
珣夫人中山張氏與史合其云叔虞剪圭自周封  
晉伯喬食菜受邑君揚案漢揚雄傳其先出自有  
周伯喬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則伯  
喬乃雄之祖其字從手不從木自雄而外別無揚  
氏今敘珣先世而述揚氏之先妄矣又貴妃傳謂  
是元琰之女國忠傳謂是妃之從祖兄參以宰相

世系表國忠之高祖汪曾祖令本令本三子曰昊陵令友諒曰志謙曰志詮昊陵者武后爲其父墓所立名也友諒乃珣之父而國忠之祖志謙則元琰之父而妃之祖也是妃爲國忠之再從妹今此碑乃以志謙爲珣父蓋國忠當日倚恃戚畹以作威福引而近之冒稱與妃同祖元宗蔽惑爲其父製碑遂據其所稱者書之耳又表于汪書隋梁郡通守而碑云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表于志謙不書官而碑云青城令恐碑辭皆不足信也

跋王審知碑

唐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特進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史上柱國瑯琊郡王王審知德政碑銘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于兢撰審知有廟在福州城中土人猶呼瑯琊王廟碑在廟中高二丈餘文字完好向來諸家從未著錄予入閩出諸草礫中命工搨得裝爲二冊案新史審知與兄潮俱起羣盜攻泉州殺刺史廖彥若潮遂有其地而碑云兄潮譽藹鄉曲福建節度使陳巖遣人禮請署爲泉州牧史云陳巖

卒其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福州斬暉而  
碑云巖病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  
依從潮遂以泉郡委仲弟審邽而與審知偕赴詔  
授潮節度使此皆當以史爲正碑蓋曲筆諱之不  
可信五代史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通鑑潮以  
乾寧四年之十二月卒而碑作三年此恐當以碑  
爲正又五代史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而五代  
舊史云以唐莊宗同光二年加中書令二說不同  
未知孰是立此碑時則審知猶未爲中書令也碑  
云曾祖友名贈光祿卿王父玉贈秘書少監父恁

贈光州刺史又贈太尉史皆略之又審知由平章  
事檢校右僕射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  
校司徒檢校太保乃封瑯琊王食邑四千戶食實  
封一百戶史亦多削去但云封琅瑯王而已又云  
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公示以中孚致其內  
附即史所謂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是也孫光憲北  
夢瑣言云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爲舟楫之梗夜夢  
吳安王伍子胥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  
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見海中有黃  
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

西苑文不類 卷二十四 五  
暢便于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此事碑亦載  
之與史本傳所述並合而孫氏尤詳又此碑立于  
天祐三年丙寅歲閏十二月而舊史哀帝紀天祐  
三年閏十二月巳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爲  
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碑又言節度都押  
衙程贇列狀上請刊勒考五代史後有朱文進作  
亂據福州以程贇守漳州爲州人所殺即此人也  
其文中稱爲公而標題乃直斥之曰王審知尊朝  
命也此亦他碑所無者備書之以論好古之士云

跋東坡黃州謝上表

洪容齋得東坡墨迹十一種刻真姑熟官廨後有  
容齋跋此其一也東坡在黃自念平生舉止多不  
合于道故其自誠有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  
勝習子由誌墓云轍少與公爲文相上下旣而居  
黃杜門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  
然不能及時東坡年四十五六蓋更歷憂患而學  
識漸進矣彼李定舒亶何正言輩乃東坡之藥石  
也厥後貢舉失李廌廌意望薦達而語之曰出處  
之間不能慎靜則于定命無分毫之益而于德行  
有止山之損論者謂公于熙寧不附和安石易于

元祐不苟同司馬公難惟不隨司馬爲不失已故  
不薦李廌爲不負友可謂知公之心者也夫其于  
定命之際卓然有見如此斯其所以能歷顛沛困  
踣而不易其守者與

又

此帖乃當時所屬草藁僅點竄數字耳想見以排  
偶爲單行奮筆疾書之概惟其取之肺腑不假雕  
飾也以集本校之亦無大異同而筆法于俊邁中  
有收斂約結之意尤爲可愛雖摹拓不精神明故  
在也中有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  
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頌述君恩字  
字沉摯當公下獄太皇太后語帝曰憶仁宗以制  
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下  
獄得非俗人中傷之耳神宗感動遂從謫戍厥後  
元祐柄用夜對便殿宣仁后猶語公以用卿皆先  
帝意也帝每誦卿文章必曰奇才奇才公不覺泣  
失聲與此表中所云可以參觀矣嗟乎以公之遭  
遇受知累朝如此而流離困辱曾不得安其身于  
朝廷者蓋妨賢害能之小人其力足以制君子之  
命雖明主亦無如之何可勝慨哉



記慶壽寺碑

元慶壽寺西堂海雲禪師碑燕京編修所次二官  
黃華後人熊岳王萬慶撰文稱禪師名印簡曾爲  
金衛紹王知遇我大蒙古國聖祖成吉思皇帝太  
宗合罕皇帝暨今蒙哥皇帝累降詔旨興宗崇教  
並尊禮海雲命爲天下僧衆之首萬慶承護必烈  
大王之命爲作道行碑按蒙哥憲宗御名此碑立  
于憲宗時故但稱蒙古且無年月其時未有國號  
及紀年也考元史本紀太祖諱鐵木真即位于幹  
難河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二十二年崩至

大二年追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太宗  
諱窩濶台即位于庫鐵烏阿刺里十三年崩追謚  
英文皇帝廟號太宗據碑則太祖于憲宗時已加  
廟號曰聖祖而太宗即位時羣臣曾上尊號曰合  
罕皇帝本紀皆失載惟劉秉忠傳載其侍世祖潛  
邸時上書稱合罕皇帝聖旨此號僅見于此傳而  
世不知爲太宗宜據此碑以補本紀護必烈即忽  
必烈世祖御名史稱憲宗即位同母弟惟世祖長  
且賢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此海雲立  
碑必請命于皇弟也秉忠之侍世祖實由海雲薦

西莊如存稿 卷二十四  
之事亦見東忠傳題曰燕京編修所次二官者太  
宗八年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于燕京經籍所于  
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  
著副之王圻續通考載此遺漏燕京一語疎矣其  
曰黃華後人者王庭筠號黃華萬慶殆其裔耳予  
嘗見至元辛卯交城縣萬卦山大寧禪寺碑陰有  
燕京慶壽寺住持僧印一名文慶氏集稱延祐甲  
寅息齋爲太常博士寓慶壽寺息齋爲李衍之號  
而陳孚遊慶壽寺詩有金碧樓臺護紫霞之句其  
鉅麗殆可想見今在西長安街俗呼雙塔寺僅存  
數椽餘悉入民居乾隆庚辰春余罷官無事閑坊  
冷巷恣意搜討因訪得此碑下半截陷土中余欲  
發土讀之而居人堅不許乃止竟未能得其全文  
不禁爲之悵悵也

又

余觀慶壽寺碑考論元帝尊號以補史家闕略既  
又伏讀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實錄雍正九年十一月丙寅  
上諭曰四十九旗札薩克成吉思汗之後博爾濟  
錦氏台吉等誠心歸順我

太宗皇祖賜以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爵是元太祖之尊號至我朝猶稱之于以歎有元之遺澤孔長而其子孫復得備屏藩盟帶礪我朝之興滅繼絕恩數至渥也嗚呼盛哉

記護國寺碑

大隆善護國寺在皇城西北元時有南北兩崇國寺此即北崇國寺也明宣德間改今名中有元碑四通其一通爲崇國寺佛性圓融崇教大師演公碑銘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撰并書篆額皇慶元年三月立碑稱大師名定演燕三河人

以至大二年住持崇國寺云云其一通爲崇國寺重新修建碑嗣臨濟宗英悟止印宗慧禪師前大都竹林寺住山沙門雪澗法禎撰奉訓大夫中書刑部侍郎葛裡書儒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許居直篆額至正十一年四月立碑稱京師崇國寺前至元乙酉世祖皇帝所賜地傳戒大德沙門定演所開剏勅賜薊州遵化縣般若院爲副剎皇慶延祐間仁宗皇帝刺拶室利皇后賜鈔三千餘錠壽元皇太后復賜鈔五百錠至正乙酉僧智學號孤峰來主方丈復修之考元史列傳壽

元皇太后者順宗之妃武宗及仁宗之母自武宗至大三年已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至仁宗延祐二年加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是也若后妃表所載仁宗皇后則但有阿納失舍里皇后荅里麻失里皇后荅里麻失里皇后已無傳至刺梭室利皇后則并其名無之蓋史家遺失宜據此碑以補其闕碑又有云今大明至尊爲世界主時順帝在位稱爲大明至尊者元大內有大明殿諸帝即位及御殿受朝賀皆在此故有此號也其一通

爲聖旨碑無書篆人姓名至正十四年七月立碑稱成吉思皇帝窩濶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格堅皇帝忽都篤皇帝亦憐真班皇帝聖旨大都南北兩崇國寺天壽寺香河隆安寺三河延福寺順州龍雲寺遵化般若寺各寺房舍使臣不得安下亦不得責其鋪馬祇應諸寺稅糧勿納園林碾磨典鋪浴室人口頭足他人勿倚氣力奪要云云案元諸帝生時用國語上尊號者太祖曰成吉思沒後所上者世祖曰薛禪成宗曰完澤篤武宗曰曲律仁宗曰普顏篤英

宗曰格堅明宗曰忽都篤俱見于史窩濶台則太宗御名亦憐真班則寧宗御名元史或作懿璘質班或作懿璘只班蓋無號者即稱名猶泰定帝本紀載其即位詔稱英宗爲頌德八剌皇帝即英宗御名也余前于慶壽寺碑辨太宗曾號合罕皇帝而此復稱名者蓋太宗之號至正時已不見于紀載宜乎修史者之不能詳也其一通爲崇國寺壇主空明圓證法師隆安選公特賜澄慧國師傳戒碑資政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事危素撰并書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滕國公張璘篆額至正二十四年九月立近日刻危學士集爲臨川李學士紱家藏本亦不載此文予每入寺輒徘徊四碑之下摩挲觀覽摘取其有益于史者詳書之如右以待後之君子得以考焉

僞刻郭有道碑跋

蓋厓趙子函稱其邑人王正已爲介休令重刻郭有道碑此本未知即正已所刻否字畫醜而謬不必論即其題云陳留蔡邕伯喈書撰大漢建寧三年庚戌春三月旣望勒石不曉事如此而欲托之

漢代名公之筆多見其不知量也

漢代名公之筆多見其不知量也

